

龚桂华 著

红船

漓江是条江，

漓江是个女人的名字。

江有很多故事，

女人也有很多故事。

那江和女人的故事啊

都与一条船有关，

那条船叫红船，

那个女人

就是“我”奶奶…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尽管自己生长在青山碧水之间，从小看惯了山山水水，
可当我第一次走近漓江的时候，还是被她的美丽所折服，那时那刻的我，
如同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，突然看见一个漂亮女孩那样，
心里有一种莫名的亢奋和冲动，
恨不得立刻扑上前去将她拥入怀中。

——作者 龚桂华

ISBN 978-7-02-009439-4



9 787020 094394 >

定价：38.00 元

I247.57
10730

龚桂华 著

红船



80035300

南京工业大学
图书馆藏书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船/龚桂华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439-4

I. ①红… II. ①龚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92611 号

责任编辑 宋 强

装帧设计 黄云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2 千字
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4.75 插页 3

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439-4
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第一章

黎志远的第九个老婆终于怀孕了。

如同英国女王怀孕一样，黎志远第九个老婆怀孕的事情，在桂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震惊、好奇、疑惑、欢呼、感叹，以及各种各样的猜想，一时间塞满了那些幽深、潮湿、阴冷的小街小巷。甚至还有人在大街上阴阳怪气地叫喊：“九太太装起喽，狗日的不晓得是哪个野仔干的啊！”毋庸置疑，当然是黎志远干的。说是黎志远干的，可没人相信。因为，在九太太之前黎志远已经娶了八个老婆了，这八个老婆当中没有一个怀孕的。人们背地里都说黎志远是只被割了屌子的阉公鸡。

这一年，黎志远三十二岁。从他十四岁娶第一个老婆到三十二岁的十八年间，黎志远总共娶了九个老婆，平均两年一个。这些年来，黎志远和他那九个老婆的故事，早已在市井中传得沸沸扬扬。有人说黎志远娶的老婆都是石女，身上长的东西鼻不是鼻，眼不是眼，像石头一样硬邦邦的。那些女人身上用来生孩子的那个东西，有的长得美妙绝伦，有的长得奇丑无比，有的摸得看不得，有的看得摸不得，有的看得摸得却又用不得，这世间所有稀奇古怪的女人，都让黎志远碰上了。也有人说黎志远本人的，说他那家伙不中用，见不得女人，一见女人就像扯断根子的瓜苗，太阳一晒就蔫了。房里头做的那些事情，没有一回是做成的，即使做成了三两回，可从他身体里流出来的那些汤汤水水，不是稠了就是稀了，不是滑了就是黏了，不是糗了就是烂了，不是冷了就是热了，要不就是要死不活的，根本成不了事。有人还把黎志远的那家伙比成一门大炮，说炮管是好的，但从那管子里射出的炮弹炸不响，火药坏了臭了，是哑炮。更有甚者，说

从黎志远身子里头流出来的东西，都是脓水毒液，那脓水毒液跟竹叶青、吹风碧、五步蛇的毒液一般毒，女人碰着了沾上了非死即伤，不死不伤的也捱不过三年。一句话，黎家的女人不生育，问题出在黎志远身上，要怪就怪黎志远，怪他胯底下长的那家伙不行。其实，黎志远行与不行，只有他和他的那九个老婆才知道。

娶头一个老婆的时候，黎志远确实不行。那年他才十四岁。新娘是正阳街竹器坊桂老板的女儿，比黎志远大五岁。桂家的女儿长得很好看，一头油亮亮的长发，两只乌溜溜的黑眼睛，大奶子，肥屁股，浑身上下女人味十足。成亲那天，黎志远被宾客灌了几杯喜酒，送入洞房就歪倒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半夜被一泡尿胀醒，睁开眼睛，发现新娘赤身裸体躺在身旁，自己一只手放在她的一个大奶子上。此时还未谙熟男女秘事的黎志远，着实吓了一跳，急忙把手抽下来，可那只手却被另一只手紧紧捉住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黎志远万万没有想到的。桂老板的女儿十分生猛，活像漓江河里的鱼鹰，猛然一个大翻转，将整个身子压在黎志远身上，紧接着三下两下就把黎志远的衣裤扒个精光，随即双手抱起黎志远，身子一滚，一下子又让黎志远骑到了她的身上。也许是出于本能，抑或无师自通，黎志远躬起腰身，手忙脚乱地一阵瞎忙，居然把一泡尿水撒到了人家那雪白的肚子上，撒完了，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桂老板的女儿瞪了黎志远一眼，愣了好一会儿，扯起被单擦了擦身上的尿水，扭身朝墙睡去了。此后每晚睡觉，桂老板的女儿都把一张背对着他。一年后，这个女人失踪了，有人看见她跟着一个耍猴的跑了。

第一次婚姻，给黎志远尚未成熟的心理抹上了一团难以除去的阴影，以至第二个老婆过门的时候，他对女人似乎完全失去了兴趣。黎志远的第二个老婆是织布厂顾老板的四姑娘，这女子相貌俊秀，样儿文静。新婚夜，黎志远却把人家冷落一旁，他没想，也根本不想和她在一个被窝里头做点什么。于是四姑娘就躲在另一个被窝里头偷着哭起来，一直哭到天亮。

两年后，第二个老婆也跑了，跟谁跑的没人知道，跑到哪里去了，也没人知道。

第三个老婆是钱庄钱老板的千金，嫁进黎家之前还是女子学堂的学生。这姑娘的眉眼、脸庞、身段都是一流的，说哪儿是哪儿，看哪儿哪儿都好看，要山有山，要水有水，人前人后一站就是一道好风景。就这么一个大美女，在亲朋好友的眼里，却是一个狂放不羁、不守本分的人。她经常

与一帮反对专制，蔑视传统，主张改良，跟朝廷作对的文人墨客厮混在一起，从早到晚喝茶吃酒，高谈阔论，针砭时弊，恶语攻击地方官员。半年前，祸起萧墙，那帮文人墨客搞什么“同盟会”，企图谋反，被衙门察觉，除个别逃脱外，几乎被官府一网打尽，随后刀砍枪决，斩首示众。姑娘少不了受到牵连，因父亲开着钱庄，家里有的是钱。父亲拿着金条银票去托了不少门子，官府才以年幼无知，受奸党反贼引诱蒙蔽误入歧途为由，把她放了。姑娘尽管免了牢狱之灾，但想到那些良师挚友，死的死亡的亡，便心如死水，万念俱灰，整日里闷在家中郁郁寡欢，连话都不说了。钱老板非常焦急，求告黎家。钱黎两家是世交，黎志远的父亲黎顺舟跟钱老板交情甚笃，于是钱姑娘就成了黎志远的第三个老婆。

新婚夜，钱姑娘一进洞房就把头上的红盖头掀下来，随手扔到墙旮旯里，接着将身子甩在床上，仰面朝天，望着帐顶发呆。黎志远送完客人，兴冲冲地走进洞房，双脚刚跨过门槛，一下子就愣住了。他看见他的新娘侧身坐在梳妆台前，跷起二郎腿，嘴里叼着一支香烟，慢悠悠地抽着，见了黎志远，似笑非笑地点了一下头，两根纤细的手指将香烟从嘴边取下来夹在指尖上，说：“你娶我是个错误，我父亲把我嫁到你们黎家来也是个错误，你们都错了！我是个革命党，外界说我年幼无知受人蒙蔽误入歧途，其实不是，我是真正的革命党，革命是我最崇高的理想。”黎志远手足无措地站在钱姑娘面前，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该说些什么，又该做些什么。

钱姑娘咬着烟嘴猛吸一阵，吸够了才把烟从口中徐徐吐出来，吐得满屋尽是烟雾，钱姑娘躲在烟雾里。

“当然，你可以睡我，我也会让你睡，但我们是睡不出什么结果的，因为我不会给你生孩子，也不能给你生孩子了，你们黎家最希望的不就是要个女人来生孩子吗？可惜我不能生，我在英国人的医院里做了绝育手术，谁跟我结婚，谁就断子绝孙！”呵呵几声笑，随手将烟头扔到地上，站起来，解开纽扣，脱掉上衣，褪下长裤，将一条雪白的身子横在床上。那一瞬间，离她仅有几步之遥的黎志远竟然呆若木鸡，什么欲念什么想法全都没有了。

两年多一点儿，这个老婆也失踪了。

连续跑了三个媳妇，黎家急了，整个家族一片哗然。黎顺舟把儿子叫到书房旁敲侧击问了老半天，也没问出什么东西，想了想觉得问题还是出在女方身上。

靠造船发财，素有“水上霸王”之称的黎家，是桂林三大富豪之一，毫

不夸张地说，黎家拥有的财产可供当时全桂林人坐吃一年。这么大的一个财主，在老百姓眼里，吃的是山珍海味，穿的是绫罗绸缎，那生活想怎么过就怎么过，要怎么爽就怎么爽。神仙般的日子，按理说不会有什么烦心事，可黎家偏偏就有烦心事，这烦心事就是女人生不出孩子。黎家世代单传，黎顺舟以上那几代生出的人儿一大堆，可那胯底下长辣椒把的只有一个，到了黎志远这一辈，索性连女孩都生不出来了，你说烦不烦。

黎顺舟将家业做到这个份上，心里早已别无所求，即使有求也只求人丁兴旺，多子多孙。他一贯认为，只有多子多孙才能多福，然而，这黎家百十年来，几乎都是代代单传。黎顺舟已经年过半百，到了这个岁数的人，对子孙后代尤其看得重要。他觉得三个儿媳妇跑了不要紧，可以再娶三个，就是再娶三十个三百个也不要紧，要紧的是，娶进门来的女人要有生养。养鸡养鸭养猪养猫养狗，到了时候都要下蛋生仔，养个女人不生仔，那还养她做什么？

尽管如此，黎志远那三个老婆相继出逃的事还是使黎家的声誉蒙受了重大损失，响当当的家族也抵挡不住潮水般涌来的流言蜚语和恶意中伤。为了家族的荣誉和尊严，黎顺舟在第三个儿媳妇跑掉后不久，正式作了一项决定：黎家往后娶媳妇，不讲高低不论贫富，门当户对的可以，门不当户不对的也可以，只要黎家相中，女方乐意，黎家愿出比同等人家高出十倍的礼金。但是，大凡嫁到黎家的女子，须得在两年内给黎家生育后代，生男生女不咎其责，反之，一纸休书走人了事。

黎家将此决定公诸于众，立刻招来大批媒人。门当户对的，门不当户不对想着法儿攀高枝的，贪图重金厚礼，铤而走险不怕被休的大有人在，一时间你来我往门庭若市。黎家也就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大少爷黎志远更是无数妙龄少女跃跃欲试舍命追求的人物。

黎顺舟对儿子说：“今后不管什么样人家的女子嫁给你，你的任务只有一个，就是生儿子！我还未老，还撑得住，家里头的事和生意上的事，都不用你操心，都不用你管，你只管吃只管喝只管跟女人睡觉，给我扎扎实实地睡出几个大胖孙子来。”这话说得太露骨了，黎志远有点不好意思地瞥了父亲一眼，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想的却和父亲说的一样，坚信自己一定能睡出几个大胖儿子来的。

使黎志远成为一个真正男人的是桂林米粉厂蔡老板的大女儿。这女子从小到大发育良好，长得大奶细腰，眉眼俊秀，屁股滚圆。平时无事，常到父亲的米粉厂去，跟那些榨粉的师傅及徒弟们嬉耍。不知是天性使然，

还是婚前有过性经历，这女子在嫁给黎志远的那个夜晚，一进洞房就迫不及待地与黎志远滚作一团，你缠我绕，像粉条似的绞在一起，挑不断扯不开。一夜下来，小两口喘着粗气数了数，居然干了七次。要命的是粉条女子非常喜好这一口儿，跟抽鸦片烟一样，一经上瘾，日日想抽，夜夜想抽，恨不得时时刻刻都想抽，每天不过上几把瘾死都不甘心。两人就这样毫无节制地过了半年。半年后，蔡大老板的大女儿病倒了，不到一年工夫便一命呜呼。黎志远的第四个老婆就这样死了，是得痼疾死的。多年后，黎志远在回忆起他和这个女人床上的那一幕幕时，常常禁不住摇头叹息。

接下来，黎志远又娶了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个老婆。这四个老婆没有什么特别，也没什么故事，结局非常简单，满了两年没有生育就被黎家休掉了。后来，那四个被黎家休掉的女人，两个改嫁他乡，一个遁入空门做了尼姑，另一个上吊死了。由于双方事先都把事情说清楚了，四个女人离开黎家时每人都得了一笔丰厚的安家费，所以她们的结局对黎家没有太大影响，也没给黎家带来什么麻烦，只是社会上多了一些闲言碎语。

二

民国十一年元宵节那天，桂林杉湖北路靠漓江那头，停满了车马和轿子，在一座六开间六进式的大宅子里，黎志远迎娶了他的第九个老婆。喜酒吃了一整天，傍晚客人走了之后，黎志远被族人拥入洞房。经历了八个女子的大少爷，在房事方面此时已经非常老道了。他不慌不忙地拴了房门，走到便桶那儿撒了一泡尿，才向新娘慢慢地走了过去。新娘端坐床沿上，鲜红的盖头罩住她的头脸和双肩，不用掀盖头，黎志远便知道新娘长的什么样，因为此前他已经偷偷看过她了。黎志远这第九个老婆来自城南六塘镇一个行医世家，姓安，祖居镇上，开个药铺叫平安堂，家境不很富足，人也不怎么漂亮，是那种五官端庄，正经人家生养的正经女子，在镇子里口碑、名声都不错，尤其是她的父亲安先生。出了南门桥，过了二塘乡，到了良丰、雁山、大埠这一带，提起六塘镇平安药堂的安先生，无论男女老少都知道。这安家的女儿自幼随父行医治病，耳濡目染，差不多也成了半个先生，又是个明事理懂规矩守妇道的女子，所以，他的名声跟父亲一样，在百姓当中自然是很好的。

“洗手。”轻柔的一声叫喊，把黎志远伸去揭红盖头的手打了回来。

黎志远愣了一下,说:“洗手?我的手干净的呀。”

“你方才做什么了?”

盖头下的声音依然那么轻柔。

“我……”黎志远摆了摆头,朝新娘子笑了笑,老老实实在地跑到洗漱间洗手去了。新娘的举动,使他对她倍感兴趣,突然间心里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感觉。他想逗逗她,从洗漱间出来,便蹑着手脚走到她面前,猛地将红盖头一把揭了下来。新娘扭了下头,抬起脸儿看着新郎。新郎也盯着新娘的脸儿看,只见她弯弯的眉,淡淡的妆,双双的眼皮,眼睫毛很长,而且微微弯起向上翘着,浓密的黑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上,青丝下面一张鹅蛋脸儿打了一层薄薄的胭脂,光洁娇美之中透着几分妩媚之气,一双丹凤眼睛,在盛着两汪清水似的眼眶里微笑着。

“嘿,好漂亮啊!”黎志远脱口叫道,他被新娘的模样深深打动,心旌不觉激荡起来,一股莫名的冲动使他不能自己,猛地向新娘扑去。新娘双手一抬,向前一推,黎志远便打着趔趄向后退了好几步。

“你,你这是什么功夫?”黎志远吃惊地望着新娘。

“螳螂功。”新娘坐在床上,身子连动都没动一下。

“你还会武功?”

“会一点点。”

黎志远站直身子,盯着新娘,样子十分兴奋。

“你会螳螂功?我还会蛤蟆功呢!”黎志远又朝新娘猛扑过去。

新娘将身一闪站了起来。黎志远扑了个空,一头扎到床铺上,他将身子翻过来,双手撑着床铺,半躺半仰地望着新娘。新娘朝他莞尔一笑:

“到那边喝茶,说会儿话嘛。”

说着率先往摆有茶点、水果、喜糖的桌子走去。

黎志远从床上跳起来,一个箭步冲上去,猛地将新娘抱住了,他抱得很紧。新娘想出手,又怕伤了他,犹豫间,黎志远已经把她抱回床上去了,接着一个饿虎扑食将她压在了身下。乡村里,但凡学医的都会武功,新娘也不例外,当下她一个鲤鱼打挺就把黎志远掀到一边去了。欲火正旺的黎志远,此时像疯了一般,不停地向新娘发起攻击。新娘东躲西藏地躲闪着,不时出上几招,将新郎弄得东歪西倒的。两人你来我往,忽上忽下,忽左忽右,擒拿、反抗、扑打、挣扎,直把那张床搞得“叽嘎叽嘎”的发出阵阵怪响,好在两人都没有生气,最后都精疲力竭地躺着不动了。

“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个?”黎志远喘着粗气。

“不是不给你那个，一上来你就狗急猴跳的，叫我怎么给你那个。”新娘也是气喘巴哈的。

“你还要怎样？”

“我有话问你。”

“问什么？”

“你那八个老婆究竟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问这事啊，有什么好讲的。”

“我想知道。”

“是不是一定要我讲了，你才准许我那个。”

“是。”

黎志远突然沉默下来，他不知道怎么跟她讲。

“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既然做了夫妻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。”

她鼓励他。

“连我跟别的女人做那个事也要讲吗？”

“做都做得难道讲不得吗？”

“那就讲吧。”黎志远翻了下身，侧面对着新娘，突然说：“还是做了再讲吧。”

“不，讲了再做！”新娘很坚决。

“唉，见着鬼了。”黎志远叹了口气，将身子躺平了，躺在新娘一侧，忽又欠起身来，“一个个讲吗？”

“一个个讲。”

黎志远又叹了口气，重新躺下身子，慢慢地讲了起来。他从娶头一个老婆讲起，讲到第八个，这八个女人怎么过门的，怎么入的洞房，他跟她们怎么做的爱，前三个是如何逃跑的，另两个是如何死的，还有三个又是怎样被黎家休掉的，都一一娓娓道来，讲得很仔细，很具体，充满传奇色彩，把个新娘听呆了，听傻了，老半天没说一句话。

黎志远说：“讲完了。”

新娘没有反应。

“喂，我讲完了。”黎志远推了新娘一把。

“这么说在房事方面你很厉害？”新娘欠起身望着黎志远的脸。

“一般般吧。”黎志远谦虚地笑笑。

“从你那里头流出来的东西不是脓水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

“没有毒?”

“没有! 说有那那是谣传!”

“为什么她们都生不出孩子呢?”新娘说,好像自言自语,接着又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

至此,黎志远才明白,他和新娘这一夜的折腾,原来还是为了那八个女人为什么不生孩子的事。他趁新娘陷入沉思之际,一个鹁子翻身就扑到了新娘的身上去了,嘴里还小声喊着:“不做这个事怎么能生孩子!”

这回新娘没有反抗,一声尖叫过后,天就亮了。

黎志远的第九个老婆很聪明,特别是在夫妻房事方面,更是聪明过人。此后连续三个夜晚,她都给黎志远在她身上拼命折腾,随意撒野,让黎志远放开肚子吃饱喝足过瘾,黎志远想怎样就怎样,她不反对,不拒绝,还努力配合。两人从落黑到天亮,一次接着一次,像非洲草原上的狮子一样,或许比那些狮类还要厉害。开始每次持续半个钟头或一个小时,到后头甚至可以持续两个小时。累了,困了,疲倦得不行了也舍不得“下马”,有时竟然在对方身上打起盹儿来,一经弄醒又继续战斗。从第四个老婆开始,变成一个真正男人的黎志远,此时已完全谙熟男女之事。这三个夜晚他不仅把安先生的女儿折磨得死去活来,自己把自己也弄得精疲力竭。

第四个夜晚,黎志远身子一落床就把呼噜打得雷响,醒来时又想要,伸手去扯女人的裤头,被女人一把推开了。他怔了一下,有些不快,再次伸手去扯,那手又被推了回来。这一推把他推得陡然火起,碍于新婚蜜月不好发作,心里闷闷不乐,窝着一肚子火,女人却欠起身来,柔声细语地问:“你想不想要孩子?”

黎志远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当然想要!”

女人把头靠在黎志远的胸膛上,温情脉脉地说:“想要孩子就不能这样搞啊!”

黎志远没好气地问:“不这样搞怎么搞?”

女人说:“房事不是挖土方,靠发狠心下死力气蛮干是干不出孩子来的。这东西得讲科学。”

“科学? 怎么科学?”

黎志远对女人的话不以为然,甚至很反感。

女人说:“听我的就成。”

黎志远摇摇头,半信半疑地坐起身来。他知道这个女人在嫁进黎家

之前就听到不少关于他的闲言碎语，什么稀精、滑精、精毒液之类。他也知道这个女人的娘家祖祖辈辈都是坐堂行医给人治病的，对男女不孕不育方面的问题，怕是道行不浅。想想自己十几年间娶了这么多个老婆，前几个怨自己年幼无知，不谙房事，后几个进门后，自己倒是很能干的，也曾经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干过，可就是干不出孩子啊！鸡鸭猪牛猫狗，干一回都有蛋下都有仔生，自己和女人们干了那么多回，百回千回都有了，可就是没有干出一个儿子来！狗日的说起来真奇怪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思前想后，觉得这女人的话不能不听，也不能全听，看样子她是想为他生孩子的，用心也是良苦的。但黎志远有一点弄不明白，这男女之间不干那个事，怎么生得出孩子来呢？他觉得这个女人和别的女人不一样，起码跟前头那八个女人不是一个样。既然如此，他倒想看看，她到底想搞什么名堂。于是，黎志远从那个夜晚开始便在女人的“科学”指导下，跟着一道“科学”起来了。

黎志远的第九个老婆在娘家的姓名叫安秀莲，嫁进黎家之后就叫九太太。这种称呼先是下人叫起来的，随后家族里头的也跟着这样叫，这一叫就叫开了，叫顺了，连家公黎顺舟家婆龙氏也这样叫起来了，外头的自然也就跟着黎家叫黎志远的第九个老婆“九太太”了。

婚后，九太太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她和黎志远的“科学”房事上了。新婚的头三个夜晚，九太太让丈夫放开肚子吃饱喝足过够了瘾，但从第四个夜晚开始，便对两人的房事作了严格的限制，还特地制定了一张颇为科学的房事作息时间表。

九太太把一个月分成四周，每周七日，还规定了进行房事的具体日子。头一周，一三五晚上，第二周，二四六晚上，第三周又不同了。从时间推算，头二周每隔一天进行一次，第三周每隔两天进行一次，第四周每隔三天进行一次，第五周每隔四天进行一次（碰到例假时间顺延），以此类推，过了第八周，九太太就把她和丈夫房事的时间固定下来了，也就是每隔七天才准许丈夫跟她做一回，直到发现自己怀孕为止。

其间，黎志远曾多次对九太太的限制深表不满，强烈反对，甚至发火生气使性子，但最后总是以黎志远的无奈和妥协告终。九太太遇到黎志远不爽的时候，总是耐心解释，说她为什么要这样做，说她这样做都是为了他好，都是为了给黎家传宗接代。有时九太太也在黎志远面前要点横，甚至威胁说如果黎志远不严格按照她规定的日子行事，只有两条路可走：一条她立马上吊自杀；另一条，给她休书一封，她拿了休书一走了事。黎

志远不敢这样做，他不忍心也不愿这样做。不知为什么，也许连黎志远自己也说不清楚，他对这个女人有一种莫名的尊敬和依赖，这种尊敬和依赖源于他和她在床上的感受。每到工作日，九太太对他总是充满柔情蜜意，一举一动都那么风情万种，那么水乳交融，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，从未有过的快乐和满足，以至每回事毕，他们赤身裸体地依偎在一起的时候，他都从心底里发出“有此一回死了也值”的感叹。

九太太的本事还不止于此，她不仅把她和丈夫的房事处理得科学有序，还把丈夫的起居膳食安排得妥妥当当。每天几点钟睡觉，几点钟起床，早餐吃什么，中餐吃什么，晚饭又吃什么，都想得十分周到，做得也很出色，每天每顿都列有菜谱。以一九二三年农历九月初八这天的菜谱为例，从中不难看出九太太用膳食调理黎志远的身体，已经到了独具匠心的地步了。这天的菜谱九太太是这样安排的：

早餐 豆浆一碗(小黄豆，去皮，榨浆煮透)

鳝片粥一碗(鳝片二两，上等糯米熬粥，粥成下鳝，翻滚即食)

鸡蛋两个(先用南溪山的五炷茶煮熟，再用白龙井的井水浸泡一刻钟)

老蒜两片(生食)

芹菜半斤(梗叶并用，素炒)

中餐 甲鱼煲鸡(喝汤为主)

白灼漓江虾(以姜葱蒜茸做作料)

小白菜梗炒木耳(放少许青椒)

晚餐 干蒸山药(一小碗，当主食)

板栗炒子排(用猪肋骨)

砂锅炖牛尾(黑豆二两，牛尾半斤)

白酒两盅(安泰源酿造的老三花)

韭菜半斤(放两块牛血混炒)

这样的膳食结构，就是八十年后的今天，以科学的眼光来评价其营养价值，也是非常有益于身体健康的。

九太太每天不厌其烦地开列着一张张菜单，不断变换着食品的种类和口味，有时还亲自下厨给丈夫烹饪菜肴。她亲手制作的菜肴色香味俱全，非常可口。原本身体干瘦，面有菜色的黎志远，在九太太的精心调理下，仅两三个月的工夫，就变得红光满面，精神焕发了。这天夜晚，按规定

是黎志远和九太太进行房事的日子，晚饭时，九太太没有来吃，说是身子有点不舒服，黎志远心知肚明，懂得九太太的心思，知道她这会儿是在为房事做准备，按捺不住心里那股子激情，匆匆吃了小半碗饭，喝了几口汤，放下碗就溜进房去了。

蜡台上点着三根红蜡烛，九太太坐在床沿边。在烛光的映照下，那张鹅蛋形的脸上现出花儿般的色彩，额头十分光洁，像块儿刚出锅的水豆腐，两弯秀眉打理得干干净净，水汪汪的两眼漾着一股柔情。黎志远见了不禁一震，随即奔上去，一把将九太太拦腰抱起，转身就往床上放，九太太踢着双腿小声叫道：“不行，今晚不行！”

黎志远以为她在撒娇，顺手将她摔在床上，狗急猴跳的就要帮人家宽衣解扣，九太太急忙抓住黎志远的手，说：“人家有了嘛！”

不知是没听清楚，还是太突然了，黎志远的脸儿一下子走了样，连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

九太太已是满脸通红，噙了黎志远一眼，把嘴凑到他的耳边，悄悄地说：“我怀上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黎志远的声音有些发颤，一下子连气都出粗了。

九太太抿嘴一笑，看着黎志远用力点了两下头。

“真的怀上了？真的怀上了！那么说，我黎志远终于有后了？我黎家终于有后了！”

黎志远跳起身，震惊、惶恐、兴奋、激动，使他喉头发干发涩发火，眼眶也湿热起来。十八年了，从娶第一个老婆到九太太，在能不能生育的问题上，自己和家族饱受了世人多少非议、多少白眼、多少讥讽和恶意中伤。长久憋在肚子里的那股子委屈、痛苦、难堪和愤怒，随着九太太那句“我怀上了”的悄悄话顿时烟消云散，压在心头上的那块大石终于落下来了。

“哈哈！我要做父亲了！我要做父亲了！”

黎志远高声叫着，拔腿就往外跑。

“你要去哪里？”

九太太连忙把他叫住了。

“我去把这个喜讯告诉爸妈，让两老高兴高兴啊！”

岂止是高兴。黎志远知道父母亲和他一样，十八年来一直遭受着流言蜚语的折磨，人前人后常常抬不起头。他要去告诉他的父母亲，告诉整个黎氏家族，告诉世上所有的人，他老婆，他的九太太怀孕了，并向他们证

明：他行！

九太太点点头说：“是该告诉老爷老太太的，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九太太迟疑一下，终于说出了她的一些想法和顾虑：“为了稳妥一点，我想回娘家一趟，请我爸帮我把把脉，确诊一下，等我爸确诊了，那时再告诉老爷和老太太，好吗？”

黎志远一听这话就急了：“你不敢肯定？”

九太太有些犹豫。

黎志远急得跳起来：“你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？”

九太太解释说：“把握还是有的，百分之百的把握不敢讲。我父亲在这方面看得多，经验丰富，看一个准一个，十拿九稳……”说到这，九太太突然感到一阵恶心，忙叫丈夫过来帮忙，黎志远不知怎么回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九太太已经跳下床蹲下身子，朝地上哇哇地吐了起来。

黎志远急得脸都黄了，连忙扶住九太太。九太太没吐出什么食物，只吐了几口清水。黎志远掏出手绢，替九太太擦了擦嘴，把她扶到床上躺下来，问她怎么回事，是不是病了。九太太脸色有些发青，嘴上却带着笑，她告诉丈夫，这是妊娠的一种表现。黎志远一听这话又乐了，急着要去叫丫鬟进来服侍九太太。九太太忙说：“不用，我们赶快商量一下回娘家的事吧。”

三

六塘镇在桂林城的南面，有五六十里路，没有公路，只有一条可走双轮马车的官道通往镇上，若是驾车一天可打个来回，徒步行走得两天工夫。黎志远对妻子说：“你身体欠安，又怀有身孕，回娘家一路辛苦恐怕吃不消，还是我派人去把老爷子接上城来好了，一来给你瞧瞧身子，把把脉，确定有无身孕，二来让他老人家在我们这里住些日子，到芦笛岩、七星岩、象鼻山、訾洲那些好地方走走，顺便也到我们家的造船厂去看看，我陪着，你看这样行吗？”

九太太见丈夫如此体贴自己，心里觉得热乎乎的，便一一点头答应下来。当即，黎志远把管家赵茂林叫了来，吩咐他准备一套豪华马车，天一亮赶往六塘镇，把九太太的父亲安先生接到城里来。赵管家答应着，连夜